

著名學文界世

橋之易路聖

著原德爾章
述譯佛偉孫



聖 路 易 之 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T.	wildes
譯	述	孫	偉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59

目錄

- 第一部 或許是件意外之事……………一
- 第二部 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五
- 第三部 艾斯梯班……………二五
- 第四部 匹奧叔……………四五
- 第五部 或許是個天意……………六七

第一部 或許是件意外之事

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星期五的正午，祕魯最好的橋斷了，有五個行人跌死在橋底下的深谷裏。這橋是利瑪和庫日科間的要道，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人在上走過。這橋在一百多年前是被印加斯用柳條織成的，凡是到這城裏來的人總到這裏來看看。這只是個薄片子的梯子，橫跨在山谷上，以乾了的荊藤作扶手。凡是馬、車子、輪椅等都得到幾十丈的底下，坐木划子渡那狹溪，至於帶着行李的人，就是利瑪的天主教，或是利瑪的總督，總都是不走底下，只走這著名的聖路易橋的。法國聖路易用他的名子保護這橋，離橋遠遠的那個七教堂也呵衛着牠。這橋似乎也是個永遠不壞的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地牠竟然斷了。一個祕魯人聽見了這事，在胸前畫了個十字，心裏想他不久才走過那個橋，不久他還想再走那橋過的人，都亡魂失魄地亂走，嘴裏咕噥着，他們幻想着，看見他們自己跌落在山谷裏。

在廟堂裏有很大的典禮。這些犧牲了的屍體都收集起來，馬馬虎虎地分開，而在美麗的利瑪城裏又大舉地舉行懺悔。婢女們送還她們偷去主人的錢，放印子錢的人發怒地責罵老婆，說放印子錢不是壞事，很奇怪的是這個事變給利瑪人的印象極深，因為在這地方像一般律師們稱爲「上帝的行動」的災禍是常有的。潮水不斷地衝陷城市，地震每星期都有，倒塌時常壓壞許多好男女，疾病總是流行在這些省裏，極值得敬重的幾個公民也都老死了。這就是奇怪的緣故了，爲什麼聖路易橋的崩毀特別地激動祕魯人呢？

任何人都很深刻地受了激動，可是只有一個人關於這事做盡了各種的事，這人就是周逆泊。這位從意大利北部來的紅頭髮的聖芳濟派的修道士，碰巧在祕魯傳教感化那些印第安人，又碰巧眼見這個事變，因爲這樣接連的事碰得太巧了，人總疑惑是有些天意的。

正是很熱的中午，那要人命的中午，周逆泊繞着走到山肩，他站在那裏拭額上的汗，他凝望着那遠遠的

頂上還有雪的山峯，他再向身邊底下的山谷裏看去，那裏充滿了枯黑的樹葉和鳥毛，他走過這柳條的梯子，心裏充滿了快樂，事情進行得並不壞，他已經開辦了幾個月，久已荒廢了的小教堂，就是印第安人也都偷偷地溜進這教堂裏來參加晨禱，他們看見神蹟的時候，嘴裏總是呻吟着，彷彿他們的心要碎了似的，也許是從他前面那雪峯吹來的清爽空氣，也許是記憶，使得他一時想起來一首詩，這詩教他擡起頭來望那有用的山，總之他覺得一切都很有安靜。此後他的眼光又落在那橋上，正在那時候有一崩裂的聲音充滿天空，彷彿在空屋子裏的某種樂器的絃斷了似的，他看見那橋斷了，他並且看見有五個手足亂動的螞蟻被拋擲在底下的山谷裏。

任何人都會心裏竊喜地對自己說：『十分鐘之內我自己……』可是周逆泊卻有另外的一種思想：『爲什麼只是這五個人碰到呢？』假使宇宙間有一定的計劃，假使人生有一定的命運，必定奇妙地潛伏在這五個頃刻身死的人身上，這是一定可以發見的。我們不是偶爾而生，偶爾的死，就是有計劃地生，有計劃地死，就在那橋憑空墜落下來，他驚奇他們死亡的原因的頃刻間，周逆泊決心研求這五人的祕密生活。

周逆泊以爲這正是時候將神學在真實的科學中佔一位置，他早就想將神學放在那裏了，在以前他所缺少的是個實驗材料，啊，什麼標本他都不缺少，凡是他所斥責的都碰到災難——蠟子曾叮過他們，他們的肺曾被診斷過，他們的房子被燒倒，對於他們的孩子們也發生了些事故，使得他們不敢再想。可是這些人類的痛苦，卻從來不適合於科學的試驗，他們缺少了我們善良的博學者後來稱爲『正當統治』的這種東西，這些事變不是有賴於人的錯誤，就是裏邊業已含有可能的成分，可是聖路易橋之崩毀，卻只是上帝的行動了，這正供給了一個完整的實驗材料，到底人要驚奇這純潔的天意的。

你和我都可以知道，除了周逆泊來用之外，這種方法實在是個懷疑的徵象，這正像那些自特的靈魂的努力，因想在天路上行走，而建築巴伯之塔，預備去到天國是一樣的，可是我們這位勞濟派的修道士，卻不信

這個試驗裏有懷疑的成分。他知道將來的結論是什麼樣的。他只想在歷史上數學上證明給他的信徒看——可憐的固執的信徒啊，他們總是不相信他們生活中加上痛苦，是爲他們好的。一般人總是在尋找很好的確實的證據，懷疑是永遠生在人心裏的，就是在裁判所從你的眼裏知道你的一切思想的國家裏，也是一樣。

周逆泊用這方法還是第一次啊。在每次他必得走的長的旅途上（從這區到那區，將長袍子打擦到膝頭，這樣走得快些），他就夢想着將上帝對於人的行動的公正加以實驗。例如祈禱求雨的結果及經過吧，這是有完全的記錄的。他時常站在他的——一個教堂的石階上，他的信徒都在晒熱的街上跪在他的面前。他時常將兩臂伸向天空並演出高貴的禮式。有幾次，不是時常的，他覺得聖靈降到他的心裏，他看見小小的雲停在地平線上。可是有許多次，過了幾個星期……他爲什麼想到他們呢？他不是想說服自己相信乾旱和淫雨分配得很聰明的。

因此，在那事變的時候，他心裏就決定了。這使他忙了六年，他在利瑪挨家地訪問，提出成千成萬的問題，寫滿了幾十本筆記簿，想證明這五個死了的人都是壞人。人都曉得他正在編著事變記一類的東西，因此人的話都有用，也都有錯誤。有幾個人連他活動的主要目的都曉得，並曉得有要人在贊助他。

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是一本厚書。這書，後來我們會知道的，是在一個美麗的春天早晨，在一塊廣大的空場上當衆燒了的。可是有一祕密的抄本卻在好多年之後，毫不惹人注意地進了聖馬可大學的圖書館裏。這書是用兩塊木片夾着，上邊都是灰，放在一個書櫥裏的。這書一個一個地敘述這事變中死了的五個人。後邊附着千萬條的瑣事，軟事，和證言，最後有一段嚴肅的結論，解說上帝爲什麼選了那幾個人，又爲什麼在那一天，這樣才表示出上帝的智慧。可是周逆泊儘管努力，他卻不曉得瑪利亞小姐一生的中心情感是什麼，就是匹奧叔的或是艾斯梯班的，他也不曉得。而我呢，我說我曉得的這樣多，可是就是我可找不出來泉水中的泉源，你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嗎？

有些人說我們永遠不會曉得的，我們對於上帝就像夏天被孩子們弄死的蒼蠅一樣，更有些人反過來說，就是小麻雀牠們的羽毛，也沒有一根不按上帝的手指刷過的。

第二部 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

現在不問那個西班牙學生，對於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瑪利亞小姐曉得的，都比周逆泊多少年研究所得的還多。在她死後的一百年以內，她寫的書信成爲西班牙文學的一種巨著，她的生活和她的時代也自那以後成爲長期研究的對象了。可是替她作傳記的人，在某一點上犯了大錯，正如那芳濟派的修道士在別一點上犯的一樣。他們總是設法將她加上許多美德，將她的生活和她本人加上許多她的書信中富有的各種美點，因此，想真正地知道這位奇特的婦人，必得屈辱她，將她的一切美點取消，除了一項以外。

她是一個布商的女兒，住的離勃拉查只有一石之遙，她的父親賺了利瑪人不少的錢，利瑪人都恨她。她的幼年時代是不快樂的：她很醜，說話又口吃；她的母親又虐待她，時常用些冷語譏刺她，因爲想引起社會上的喜悅，又逼她全身穿着珠寶到市鎮上徘徊。她獨自地生活，獨自地思想，有許多人向她求愛，要娶她，可是她總盡量地與她的時代的習慣奮鬥，她決意獨身。她同她母親發神經的事很多，互相指斥，哭喊，將門用力地關上。到後來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發覺她自己不得不嫁給一個眼睜睜而又凌替了的貴族，那時，利瑪的大禮拜堂裏充滿着她的來賓的譏笑。她仍是獨自地生活着，獨自地思想，等到她生了個美麗的女孩子，她就愛她像愛偶像似的。可是小克拉華像她父親，冷靜而聰明，她八歲的時候，就鎮定地改正她的母親的言語，這時她認她的母親很怪僻，反對她。這位惶恐的母親反到溫柔起來，向她獻殷勤，可是這位母親不能使自己不發狂地愛她，不神經病地注意她，因是也給了小克拉華許多苦吃。又是些發神經的互相指斥，哭喊，和將門用力地關上，有許多人向克拉華小姐求婚，克拉華就慎重地選擇了一位需要她到西班牙去的人。因此她要到西班牙去，到那六個月才能有回信的地方去。要走這樣遼遠水路，的別離，在祕魯也是教堂裏要舉行正式儀式的。一個大事，船被祝福之後，船和岸間的距離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兩邊人都跪下來，唱一首讚美詩，在那空曠

的地方，歌聲總是微弱而低細的。克拉華小姐在起航時的態度，極其安泰，丟下她的母親在那裏注視着那隻快樂的船，她的手有時按在心口，有時按在嘴上。她的注視着嚴肅的太平洋和那永遠不動的停在天空的大白雲的眼光，漸漸地模糊了，流下淚來。

這位侯爵夫人孤伶伶地留在利瑪，她的生活愈過愈成爲內心的了。她毫不理會她的服裝，就和一切的寂寞的人一樣，她自言自語。她的整個存在惟集中在她的熱烈的心。在她的心的劇台上，她同她的女兒演出無窮盡的對話，不可能的和解，及開始悔恨和怨罪的各幕。在大街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老婦人，她的紅色的假髮歪在一個耳朵上，她的左頰因爲會害過癩病帶有紫色，她的右頰搽有胭脂，這樣來彌補缺陷。她的下頰永遠未乾過，她的嘴唇永遠動着。利瑪本是一個反常的人的城市，可是就在那裏，當她坐車從街上過，或是擠上教堂的階石的時候，她仍然被人認爲談笑的材料。人都相信她不斷地喝酒。人說她許多壞話，並且傳說着說有人呈請將她鎖起來。她有三次在裁判所裏被申斥，假使她的女婿在西班牙的勢力稍爲減少，假使她不認識幾個總督法廷裏的人，這些人都因她的博學與古怪而原諒她，她早就要被燒死了。

母女間不和睦的關係，更因對於錢的誤解而更深刻。這位伯爵夫人從她的母親那裏得來一筆款子和不時的贈品。克拉華小姐不久就在西班牙朝廷以智慧出名。恐怕就是將全祕魯的財富供給她，也不能支持她以爲富貴的這種牌調。很奇怪的是她的這種誇大，乃是由於她的一種最善的天性出發的。她認她的朋友，她的奴僕，以及這首都裏一切有趣的人，都彷彿是她的子女。實在地說，在這世界只有一個人不曾受過她的恩遇。她所保護的人中，有一個繪圖師，叫着德博萊細（她畫的新世界地圖，就是獻給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的，當留在利瑪的廷臣讀到她是「她的城裏的光榮，是在西方正在高升的太陽」的時候，他們都叫起來。）還有一個科學家叫着愛瑞若，他的論動水學原理的論文，因爲太驚人了，被裁判所裏壓下去。這位伯爵夫人維持了西班牙的藝術與科學約有十年。至於在這時期中竟然沒有產生出可以紀念的東西，這不是她的錯了。

克拉華小姐離開了利瑪四年以後，瑪利亞小姐得到允許，往訪歐洲。這一次的訪晤，在兩方面都只決意自責：一個得忍耐，一個得喜怒不現於色。兩個都失敗了。兩個都是一時發脾氣，一時又自怨自艾，這樣糊糊塗塗地互相苦楚着。到後來，有一天，瑪利亞小姐在日出之前就起身，吻了她的女兒睡在裏邊的門之後，上了船，回到美洲去了。自此以後，他們就藉通信，以抒寫不能永存的情感。

她的書信，在全世驚讚之中，已經成爲學校學生的教本，文法家崇拜的巨著了。瑪利亞小姐的天才，假使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定是她發明的，這對於她的愛是必需的，她竟然藉着這天才吸引了她的遠隔在天涯的孩子的注意和讚美。她逼着自己跑到社會上，去搜集些可笑的材料；她教她的眼睛到處觀察；她讀她本國的名著來發現牠的影響；她不惜屈辱自己地和那些以善談著名的人爲伍；她在她的舊式的宮殿裏，夜夜從她的失望的心裏逼出那些機智和美俊的神奇東西，逼出那些總督法廷裏的瑣碎事的記錄，把牠寫在那些充滿了離奇的事的紙上。我們現在曉得，她的信，她的女兒幾乎是不看的，這些信所以能够保留到現在的，還是她的女婿的功勞呢。

就是這位侯爵夫人自己，也要奇怪她的信竟會成爲不死的東西的。可是仍有許多批評家責備她，說她不該專着眼於傳世，並指出有些信都是太華貴的書札。大多數藝術家都想炫耀大眾，說瑪利亞小姐也像這些藝術家樣吃盡辛苦想去炫耀她的女兒，這種話在這些批評家們看去，是不會的。像她的女婿一樣他們也誤解了她，她的女婿很歡喜她的信，可是他以爲他欣賞了作風，就算吸收了一切美點一切意思，卻將整個的文學作用，即心之啓示忘記了。（正像大多數讀者一樣。）作風只是個虛弱而不足重視的，藉之可將苦液介紹給世間的一個器物而已。就是這位侯爵夫人也要奇怪她的書信這樣好，因爲這些作者們通常總是只相信自己的，有些作品在我們看起來是很值得注意的，而在他們呢卻覺得平淡無奇。

這就是那個老婆子，成點鐘地坐在晒台上，她的奇特的草帽投射一個紫黑色的陰影在她的有皺紋的黃臉上。當她用戴有寶石的手翻閱信紙的時候，她時常像很快樂地問她自己，她心裏不斷的痛楚恐怕是有

個有機的根柢的。她很奇怪假使一位高明的醫生將她粉碎了的心割開，不曉得他可能找出一點痕跡，舉起臉來對着會堂裏的學生說：『這女人會痛苦過，她的痛苦在她的心的構造上留了痕跡。』這種思想時常地在她的腦裏發現，有一天她就把它寫在信裏，她的女兒責備她不該有這種自省的痛苦，更不該使人感受痛苦。她覺得她絕不能得她女兒的回愛的，這種覺悟時常襲擊她就如潮水衝擊山崖似的，她就頭一個放棄了她的宗教信仰，因為她所要求於上帝或其他神靈的賜予，只是想做個被女兒愛的母親吧了；其他的上天的賜予我們能夠求得的就只是一枝歌了。其次她對於她身邊的人的真忱都不相信。她私心裏絕不信有人（除她自己以外）會愛別人的。一切的家庭都在無聊的風俗的空氣中生存着，雖是互相接吻，心裏卻都是冷冰冰的。她覺得這宇宙間的人們動來動去都是自尊的，沉醉於自重之中，渴望人們的讚美，人對他們說話他們毫不注意，他們最要好的朋友遭逢了意外的不幸，他們還是若無其事地不動聲色，整日整夜所盤算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欲望，惟恐人有什麼訴苦打斷了他們的思路，這些人就是從嘉太到祕魯的亞當的子女。當她在晒台上想到了這裏的時候，她羞得自己的嘴都痙攣起來，因為她曉得她自己也犯這罪的，雖說是她對她的女兒的愛是大的，是足以包含各種愛的，可是多少總帶有點專斷的氣味；她並不是為她女兒而愛她女兒的，她是為她自己。她想將她自己從這種卑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是這種情感太強了，怕敵不過。就在那綠色的晒台上，一個奇異的爭戰震撼着這位醜惡的老婆子，這只是個反對誘惑的掙扎，這個她知道絕不會有屈服的機會的。她怎能統治她的女兒呢？當她的女兒明明曉得他們中間隔着四千英里，雖然瑪利亞小姐和她的引誘之鬼肉搏，每次的結果總是更糟。她為她自己想她的女兒；她想聽她的女兒說：『你是母親中最好了。』她希望她的女兒低聲地說：『恕我吧。』

當她從西班牙回來約有兩年的時候，接連發生了許多不大詳細的事實，這對於她的內心生活到有許多值得一講的。這些事實只能在書信中找出一點極空泛的提示，就是在第二十二封信裏，這信裏還包含着其他的事情，我現在盡我能力將這信的第一部份譯註出來：

「在西班牙沒有醫生嗎？從弗蘭得來的那些曾經幫助過你的那些好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啊，我的寶貝，你着了涼幾個禮拜都不醫，我們要怎樣懲戒你呢？維商先生啊，我求你使我孩子懂得理性，天上的神啊，我求你們使我孩子懂得理性。現在好了，我求你決定以後一着了涼，你就要好好地管理你自己，到牀上睡下去，在祕魯我是沒辦法的，我什麼都不能做，不要太自信了。我愛的，上帝祝福你在今天的包裹裏我附寄了點樹脂給你，這是聖都馬尼菴裏的尼姑們挨家叫賣的，這東西有沒有用我不曉得，該不會壞事的人告訴我尼菴裏呆笨的尼姑們因為吸得太勤了，連許多的香煙都聞不着，到底有用沒有用我不曉得，你試試看。」

「好好的休息，我的愛，我現在就在將這最工整的金鍊子寄給聖皇。」（她的女兒會寫信給她說：「鍊子已經好好地收到了，在嬰兒命名受洗的時候我就將它掛起來，蒙聖皇眷顧，邊遊讚美，當我告訴他是你給我的時候，他教我問候你並稱讚你的鑒別能力。你一定要寄一條像這樣的鍊子給他，即刻地就寄來，由侍臣轉交。」）他不需要曉得我因為要得這鍊子竟走到圖畫裏去了。你不記得在聖馬丁教堂的聖器室裏有一張像嗎？是佛勒斯基畫的，是建造這廟堂的總督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像，他的妻子不是戴的金鍊子嗎？我想只有這副鍊子才行。所以有一天半夜裏我就溜進了這聖器室，像個十二歲的女孩子樣爬上了衣桌，走了進去。其初那畫布到有一時拒絕我，可是畫家走向前來將我舉過了顏料。我告訴他西班牙最美麗的女郎，想找出最好的金鍊子，獻給世界上最慈悲的君王。就像這樣簡單，我們四個站在那裏閒談，站在那銀灰色的氛圍裏，那就成了個佛勒斯基，現在我不斷地想着一個更金黃的光，我不斷地注視着那宮殿，那天晚間我一定在鐵坦中消磨的，總督願意讓給我嗎？」

「可是總督又有了筋骨痛了，我就又有的緣故，因為宮庭裏諂媚的人硬說總有時候他會好的。就在聖馬可節那一天，總督想到大學裏去，因為那裏有二十二個新醫生將要入世治病，他剛離開朝廷還沒有上馬車，就叫起來，他不願去了，一步也不肯，又把他扶回去，放在牀上，他自己燃着了一枝味極佳美的雪茄煙，又派人去找潘瑞可，當我們聽着訓誨的演說的時候，多少是用拉丁文的，他呢，卻從這地方最鮮紅最刻薄的嘴唇

裏聽講我們的一切事，用西班牙文。」（彤娜瑪利亞仍然寫了這麼一段，雖然她剛才讀過她女兒的上一封信：「我不是多少次告訴你，教你在你的信裏，對於你所要講的要小心些嗎？裏邊總都是些諷刺。關於庫日科的「你曉得我是什麼意思」，再沒有像你的論調，這樣錯誤的了。這些話不是好玩的，就是維商在他的信裏稱讚你的這些意見。這些話會使得在西班牙的一些人同我們爲難的，你竟然這樣久沒有被趕到鄉間裏去，因爲你的不小心，我真考是替你驚奇了。」）

「在大會場裏有了一陣大擁擠，從看樓上擠倒下來兩個婦人，真是天機湊巧，他倆正跌在麥賽小姐身上。三個人都傷得很重，恐怕在一年以內要出點別的花樣。在出事的時候主席正在演說，他因爲是近視，所以也不曉得爲什麼這樣地喊叫，這樣地亂嘈嘈地講話，這樣地將身子跌下來。他以為他是被讚美咧，鞠躬起來，這真好玩。」

「講到潘瑞可和叫采，你要曉得就在今天晚間我要和白璧特到戲園子裏去了。人都還崇拜潘瑞可，連她的年紀也不計較。人告訴我們她盡力地打扮自己，每天早晨都用鉛粉和臘脂搽在頰上。」（翻譯實在不能將這意思表示出來，這是充滿了整個西班牙文的精彩的。這個意思是在極端阿譽逢迎地讚美這女戲子，可不是不是實在的。這位偉大的女戲子這時是二十八歲；她的兩頰像黃黑色的大理石，又光澤又細膩，這特質恐怕還有許多年可以保留的。除了扮演戲的時候搽粉抹脂以外，她對於她的面部的修飾，就是每天用涼水洗滌兩次，就像個鄉間農婦在馬槽裏洗滌一樣。）「那位奇怪的人人叫他匹奧叔的，總是在她身旁。呂標先生說他不知道匹奧叔到底是她的父親呢，還是她的愛人呢，還是她的兒子。潘瑞可的扮演奇妙極了。你就是嘲笑我是個鄉下的呆子，你嘲笑好了，我總要說你在西班牙不會有這樣的女戲子的。」等等。

就因爲到戲園子裏去才生了另一樁事。潘瑞可演莫萊陀的 Trampa Adelante 中的李娥娜小姐，她想到戲園子裏去一趟總可以得點材料，留着寫在給她女兒的下一封信裏，所以她就決意到戲園子裏去。她帶了白璧特同去，白璧特這小女孩子後邊我們還要講到她的彤娜·瑪利亞從露沙尼巷隔壁的孤兒院裏得

了她，拿她當個伴兒。這位侯爵夫人坐在她的包廂裏，呆呆地注視着那燦爛的劇台。在兩幕中間，照例是潘瑞可跑到幕前唱一些本地的土歌，暫時放棄她所擔演的腳色。這位懷有惡意的女戲子看見這位侯爵夫人來了，隨口唱出些歌詞，都是關於她的樣子，她的貪婪，她的醉酒，就是她女兒逃離她的事也都唱出來。全戲園子裏的人都注意着這位老婆子，觀眾的哄笑和以鄙薄的低語。可是那侯爵夫人呢，爲那喜劇前兩幕深深地感動了，幾乎可以說她沒有看見那位歌者，她只是坐在那裏，兩眼瞪視着她的面前，想着西班牙。賈芸娜·潘瑞可越發膽大起來，這裏的空氣盡變成了觀眾的嘻笑與毒罵。到後來白璧特扯了這下這位侯爵夫人的袖子，並低聲地對她說他們走吧。當他們離開了包廂的時候，觀眾們哄然大叫起來，他們勝利了。潘瑞可跳起來瘋狂地舞着，因爲她看見了後台的經理，知道她的薪金又增加了。這些事情侯爵夫人到真不曉得，老實說她倒是很滿意的，因爲她在戲園子裏的時候，想起了幾個很好玩的句子，能够使她女兒臉上有笑容，能够使她說：「真的，我的母親真有趣」的句子。

過了些時，這消息就傳到了總督的耳裏，說他們貴族中的一位在戲園裏公開地被人羞辱了。他把潘瑞可叫到宮裏去，教他去到侯爵夫人家去道歉。她得穿上黑色的衣服赤着腳去。賈芸娜竭力地辯解同交涉，而其結果是她得了一雙鞋子。

總督所以這樣堅持的有三種原因。第一，這位歌者拿了他們貴族開味了。杭卓來先生訂立了許多禮節，使得這僻陋的地方勉強可以住得，這些禮節複雜得只有少數不用思索別的人，才能够記得。他保持着他的，小貴族身分，一點很小的區別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以爲對一位侯爵夫人的恥辱就是對他自己的恥辱。第二，瑪利亞小姐的女婿，是個在西班牙越過越重要的人物，是可以不利於總督的，不，他簡直是有攘奪自己地位的人。維商先生是不能得罪的，就是他的半瘋呆的岳母也不能得罪。最後，總督很歡喜去屈辱這位女戲子的，他疑心她欺騙他，疑心她同一個鬪牛者或是一個男戲子要好——因爲宮庭裏的舒適，和筋骨痛須要休息，他不能曉得到底是誰，總之，這歌者漸漸地忘記了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中的一個。

這位侯爵夫人不但沒有聽見那些無禮的歌，也沒有料到女戲子會去見她。你們曉得的，彭娜·瑪利亞自從她女兒離開了她以後，她唯一自慰的東西就是吃酒。在祕魯無論什麼人都吃「奇查」的，在節期的時候吃得人事不知，也不算得怎樣地丟臉。彭娜·瑪利亞漸漸發覺她在熱燒中的自言自語，會使得她通夜睡不着。有一次她要去睡覺的時候，拿了個做得很精緻的酒杯子吃了一杯「奇查」遺忘是這樣的甜美，她就偷着多吃一點，酒的力量發作了，她就驅白璧特，她表示她有了病了，她就裝着逐漸地衰弱下去。到後來她又把這些裝作的行爲完全拆穿，將她的信寄到西班牙的那些船，至多一月一次。在信件打包的前一禮拜，她嚴刻地注視着當時的行政，並勤苦地研究那城市，以作寫信的材料。到了郵船要走的前夕她才寫信，寫個通夜，寫到天亮，就教白璧特將這一卷信送交郵件管理員。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她將她自己和幾瓶酒一起鎖在她自己的房子裏，以下這幾個禮拜就這樣地混過去，一點不受清醒的苦痛。到後來她再從快樂裏浮出來，再去搜羅一切，預備再寫信的材料。

就是這樣，在那戲園子裏發生事故的那天晚上，她寫了第二十二封信，就帶着瓶酒到寢室裏去了。第二天整天，白璧特在屋裏忙來忙去，很關心地警視着牀上的身子。第二天下午白璧特將她的針繡拿到屋裏來，侯爵夫人睜大着眼睛地睡在牀上，兩眼瞪視着天花板，自言自語。到了傍晚的時候，白璧特被人叫到房門口，說潘瑞可要見她的女主人。白璧特還很記得戲園子裏的事情，很怒地回說女主人不見她。這人將這回話帶到大門口，卻又吃驚地帶着消息回來了，說潘瑞可女士是有總督的信介紹她來見女主人的。白璧特輕輕地欠着腳走到牀邊，將這事告訴了侯爵夫人，瞪視着的眼睛移到這女孩子的臉上。白璧特輕輕地搖動她瑪利亞小姐費了大力量將她的心思集中在對她所說的那些話上。有兩次她又倒下去，不願聽了，可是到後來就像在大雨中下了集合令，到了夜間分散的隊伍才能集合一樣，她聚集了記憶力，注意力，及別的些能力，並很痛苦的將手按着額，要一盤雪。雪拿給她了，她成把地將雪按在她的額上和頰上，爲時很久，好像很疲倦似的，此後想站起來，靠在牀上好久，兩眼注視着她的鞋。後來她終於決定了，擡起頭來，教將她的皮邊大衣和面紗拿

來，她穿戴好了，蹣跚地走到她的最漂亮的會客室裏，那女戲子站在那裏等她。

賈芸娜本想對她很馬虎的，假使可能的話就鹵莽一點也可以的，可是這真是第一回了，她爲這老婆子的尊嚴所懾伏了。這布帛商的女兒有時候到很能擺出孟特賣亞人的特點，當她吃醉的時候，她很有海狗巴的偉大。在賈芸娜看來那種半閉的眼睛，到很有點疲倦的權威，她開始很膽怯地說：

「太太，我是來解釋誤會的，我想你該不會誤解你到我們戲園子裏去的那天晚上我所說的一切話吧。」

「誤解誤解」侯爵夫人說。

「恐怕太太誤解了，以爲我的話是干犯你的。」

「干犯我的。」

「你不見怪你的下役嗎？你是很明瞭的，像我這樣地位的可憐的女戲子，有時候是不由自主的……很難……一切事情……」

「我怎麼能見怪呢？姑娘，我所能夠記得的就是你演得美好極了。你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你應該快樂，快樂。我的手巾，白璧特……」

侯爵夫人講這些話講得很快很漠然的，潘瑞可心裏很驚慌。她心裏羞愧得了不得。她臉紅了，後來她才

能囁嚅地說出：

「就是在兩幕中間唱的那些歌，我恐怕太太……」

「是的，是的，我現在想起來了。我離戲園子很早，白璧特，我們離的很早，不是嗎？可是，姑娘，你真好，卻原諒我們離的很早，是的，正在你演到精彩的時候，我忘記了爲什麼我們離開。白璧特……啊，一點小病……」

說在戲園子裏的人，聽不出那些歌子的意思，是不可能的。賈芸娜只以爲侯爵夫人是出於寬宏大量，故意表示不知道。賈芸娜幾乎要流下淚來：「你太好了，不留心我那些孩子氣的話，你——我的意思要講太太

的，我不曉得。我不曉得你這樣的好，太太，讓我吻你的手吧。」

瑪利亞小姐很吃驚地將她的手伸出來。她好久沒有受人這樣地尊重了。她的鄰居，她的商人，她的奴僕——就是白璧特同她住在一起也都怕她——她自己的女兒，都沒有這樣對待過她。這使她起了一種新的心情；一種可以說是多感的心情。她變成多言了：

「見怪，見怪你，我的美麗的……我的天才的孩子，我是誰呀，一個……一個不聰明不爲人愛的老婆子，會見怪。你我覺得，我的女兒，我就像——詩人怎麼說的——隔着雲兒與天使會話似的。你的聲音不斷地啓示給我們莫萊陀的新奇。當你說：

‘Don Juan, si mi amor estimas,

Y la fe segura es necia,

Enojarte mis temores

Es no querarme discreta,

Tan seguros…………’

等等——那真不錯！你在第一天末了的時候，你演的行動多麼妙。對了，你的手是這樣的。那童貞女做出這樣的一個舉動，對蓋銳說：「我怎麼能够有一個小孩子呢？」不，不，你要氣我的，因爲我告訴了你一種舉動，你將來有一天會記得使用的。是的，在那節裏你饒恕了你的糾安，真是最合適沒有了。或者我該告訴你我曾經看見過我的女兒有一天這樣做過。我的女兒是一位很美麗的女孩子……人都這樣想。你知道我的克拉華小姐嗎，姑娘？」

「她時常照顧我們，到我們的戲園子裏去。我一看見她就會認識的。」

「不要老是這樣吧，一個腿地跪着，我的孩子——白璧特告訴沙拿銳它快拿點甜餅來給這姑娘。想想吧，我們有一天會碰到的，我忘記了什麼啊，那一點也不希奇，我們一切做母親的時常……看呀，你能够同我